



国防大学 2 071 3131 6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1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冯玉祥北京政变	鹿钟麟 刘骥 邓哲熙(1)
第二次直奉战争纪实	傅兴沛(26)
二次直奉战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记	李藻麟(34)
二次直奉战前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拉拢	马炳南(48)
南行使命	刘 骥(51)
驱逐溥仪出宫	吴锡祺(66)
关于“新政学系”	王又庸(69)
记彭翼仲先生	
——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	
.....	梁漱溟(87)
《新闻报》发家史	陶菊隐(113)
福开森与《新闻报》	严独鹤(132)
我所知道的福开森	张 锐(139)
西北军练兵的一些特点	张知行(149)

附载

为祖国近代史提供有价值资料——一九六〇年四月五日

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 米哲沅 (163)

附注

对《南行使命》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七辑

对《驱逐溥仪出宫》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

对《记彭翼仲先生》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

对《关于“新政学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七辑

冯玉祥北京政变

鹿钟麟 刘骥 邓哲熙

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曹锟以贿选手段篡窃大总统地位之后，北京政府即完全被直系所把持，吴佩孚利用中央权力，借口统一军权，以推行他的排除异己、武力统一的政策。当时，直系的势力范围已由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吴佩孚为了实现他的武力统一的迷梦，更进一步地策动川、黔等军攻掠四川，勾结陈炯明、沈鸿英等牵制广东，而对于东北的张作霖，则派兵把守赤峰、朝阳、山海关之线，以阻其进入关内。这时的吴佩孚，已经是意气骄盈，野心勃勃，大有雄视中原、威加海内的气概。

但是，与此同时，不利于直系的种种因素也在日益发展。在直系内部，由于吴佩孚的飞扬跋扈而各怀异心，逐渐分化成为津、保、洛三派。津、保两派在拥曹抑吴的谋划之下，暗中活动，处处对吴掣肘。以后，津、保两派又因吴景濂与高凌霄争夺内阁总理的问题，也发生了矛盾。直系以外的各方面，在曹、吴的压迫下，也在积极地寻求应付和反抗的对策。如直、奉战争失败后的张作霖，锐意整顿军备，企图卷土重来。局促于浙江的皖系卢永祥，因处于直系势力的包围之中，亦亟谋自存和发展的出路。而在广东领导国民革命的孙中山先生，还在曹锟就任贿选总统的时候，就已通电声讨曹锟，反对贿选政府，并且与张作霖、卢永祥取得联系，共同进行倒直运动。孙、张、卢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在当时

情况下却有着一个反对直系的目的。因此，通过孙科、张学良和卢小嘉在沈阳集会的所谓三公子会议，形成了孙、张、卢反直阵线的三角同盟。

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虽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但是他的穷兵黩武的野心并不因此而稍减。他为了先发制人，把反对势力各个击破，首先策动陈炯明等进攻广州，并勾结英帝国主义唆使广州商团叛变，以牵制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同时指使齐燮元、孙传芳夹攻浙江卢永祥，以肃清在东南仅存的皖系残余势力。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因与浙卢有同盟关系，立即通电声援卢永祥，并将所部编成战斗序列，待机出动。吴佩孚也由洛阳到北京部署军事，第二次直奉战争已到一触即发的时刻。

正在这个紧急关头，在孙、张、卢三角同盟之外，在直系势力范围内也形成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合反吴的三角同盟，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发动了北京政变。

冯、胡、孙的结合并不是偶然的。由于他们的处境有着类似的遭遇，在政治上有着共同的要求，一旦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很自然地采取了一致的行动。

冯玉祥在北洋军人中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人物。他立志要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对当时北洋军阀的腐败情形常常流露不满情绪，同时，他的领袖欲也相当强，以致遭到北洋军阀上层人物的歧视和猜忌。又由于他有着倔强的性格，对他的上级时有违旨抗命的行动，更为当权人物所嫉恨。在皖系当权时，他曾受到徐树铮等人的排挤；到了直系当权的时候，又遭到吴佩孚的压制。但冯对吴并不肯俯首听命，在扩编队伍、催索饷项等问题上时常发生抵触。吴在洛阳庆祝五旬生日的时候，各方称觴祝寿，馈赠惟恐不丰，阿谀惟恐不至，而冯独以清水一坛为礼，喻为君子之交，吴虽莫可如何，而心实憾之。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以援助直系击败奉军而得任河南督军，在发表冯为河南督军的同时，并发

表宝德全为河南军务帮办^①。宝德全在冯与赵倜作战时，曾通电对冯大加攻击，并在郑州以北袭击冯军后路，势甚危急，幸胡景翼部由陕西开到增援，始将其击退。吴既知宝与冯嫌隙甚深，其所以荐宝为河南军务帮办，其用意固在对冯发生牵制作用。不意冯甫至开封，即将宝枪决。迨吴来电诘问，冯则复以并未与宝见面，并诿称已被乱军打死。但冯尚未到职时，吴即将与自己有关的私人开列名单，向冯推荐担任督署各重要职务，仅留秘书处长一职由冯任用。冯对他的左右说：“这样办，还要我这个督军干什么！”于是将吴所推荐的人选悉予拒绝。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因京汉路军事吃紧，冯曾派李鸣钟旅北上应援，战事结束后，吴即拟将李旅扩编成师，留驻保定，企图使其脱离冯的节制，以削弱冯部的力量，卒以冯坚决反对而未果。吴本视河南为其主要根据地之一，冯督豫后，曾拒吴更换省长，并且拒绝由地方拨款，这当然引起了吴的极大不满。特别是冯在河南将他的第十一师大加扩充，积极训练，更成了吴的一块心病。所有这一切，都是吴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冯督豫还不到半年，北京政府即在吴佩孚的提议和威逼之下，将冯调任为徒拥虚名的陆军检阅使，移驻于北京南苑。冯迫于形势，不得不遵命北来。当时吴拟将其第十一师的五个补充团留在河南，冯幸得陆军总长张绍曾的支持（张任第二十镇统制时，冯在其部下任营长，张对冯的支持，一是因旧日关系，一是张拟利用冯的实力作为政治资本），方得全部北开。在冯北调的时候，吴本许以每月由河南协饷二十万元，但事后并未履行诺言，而北京政府又不能按时拨付军费，曾积欠达十一个月之多，致冯部餉项陷于极端困难的地步。冯当时曾经把他深刻的感触写下了这样的话：“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于绝境，使我们即使不饿死，亦必瓦解。”当然，吴对他所施加的压力，他是决不甘心的。

^① 《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为冯玉祥被任河南督军时，宝德全被任归德镇守使。

的。他在当时极为不利的条件下,积极扩充队伍,严格加强训练,将他的军队训练成为当时战斗力最坚强、纪律最严整的一支队伍,这是在他治军的整个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当他在埋头练兵的时候,也同时注意了与各方面的联系。原来,冯在滦州起义的时候,已开始和南方的革命力量发生关系,以后又结识了许多国民党人士,由于受到他们革命宣传的影响,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日益加深了向往的心情,特别是他读过孙中山先生手写的建国大纲之后,对于革命的奋斗目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一九二三年孙、张、卢三角同盟形成,孙中山先生曾派人将联合张作霖、卢永祥的情况告知冯氏,并促冯早日发动倒直行动。这年十二月,马伯援(冯的教友)拟有广东之行,冯即委托马伯援代表向中山先生致意,他说:“目前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冒险盲动,必遭失败,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请将此意转达中山先生。”这时,冯的政治态度已日益倾向于革命方面,并且看到反直阵线已经形成,更加增强了推翻直系军阀集团的决心。于是,他除了积极训练部队以加强军事力量而外,并且积极地争取同盟者,与素有结合的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等取得秘密联系。

冯玉祥与孙岳的关系,从滦州起义前订交开始,在长时期中往来无间。他们不但私人交谊甚厚,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看共鸣。孙岳早年就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第三镇中校参谋,时与南方暗通消息,并与滦州驻军军官王金铭、施从云和冯玉祥等密谋起义,因吴佩孚(第三镇少校副官)的告密,被第三镇统制曹錕撤职,孙即南下,曾先后任第十九师师长;不久,被袁世凯免职,江西都督李烈钧委以江西庐山垦牧督办之职(以后冯与李的关系即系经由孙的介绍)。黄兴任讨袁总司令时,以孙为北伐军第一路总司令。其后孙一度去陕西,与陕西国民党人胡景翼深相结纳。及曹錕为直隶督军,以旧日关系,委以军官教育团团长,直皖战起,复兼任直隶省义勇军总司令,战事结束后,因受吴佩孚的压

抑,仅畀以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之职^①。孙对吴的骄横专擅,早已心怀不满,与冯见面时,常常牢骚满腹,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遭遇,感到悲观失望。冯和孙不但遭遇相同,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冯为了争取反直的军事力量,所以首先把他的意图向孙岳谈了出来。这就是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草亭秘议”。

在一九二四年九月的一天,孙岳亲至南苑,为冯氏新建的昭忠祠的落成而前往致祭。当他在官兵义地中凭吊的时候,对冯感慨地说:“民国虽成立不过十多年,这里已经躺下了这许多战士。”冯说:“他们为国捐躯,落得一个忠字,也算不朽了。”孙说:“都是忠义好汉啊!都是精魂忠骨啊!”冯便笑着和孙打趣道:“他们死了,能得忠骨之称;孙二哥,将来你百年之后,人们应该怎样称道于你呢?”孙也笑着答道:“那不用问,像我目前这样干法,在真正的革命党看来,还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狗!”冯说:“你既统兵数千,坐镇一方,为什么甘心做人家的走狗?”冯的话引起了孙的哈哈大笑,他便对冯说,“我算什么,还有那带着三四万人的,不也是做着军阀的走狗而无可如何吗!”说着话,他们已走到义地中间一座草亭里面一同坐下。冯即正色对孙说:“目前闹到这局面,我想稍有热血良心的人,没有不切齿痛恨的。我所统辖的队伍,虽然名为一师三混成旅,但实际不到三万枝枪,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能鲁莽从事;但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混帐东西一股脑儿推翻,不然的话,如何对得起自己,如何对得起这些牺牲了的官兵,更如何对得起我们创造民国的先烈!”这一席话,使得孙马上振奋起来,他以十分诚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对冯说:“你若是决定这样干,我必竭尽全力相助。此外,还有胡笠僧(即胡景翼)也定然愿和我们合作,我可以负责去接洽。他们现在都郁郁不得志,对曹、吴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何况他们都是老革命党,更何

^① 《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记载:曹錕为直隶督军时,孙岳任冀南镇守使。

况他们和你我有如此的交谊，合作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眼看直奉就要开火，我们有的是好机会。现在先布置一个头绪，待机行事，必有把握。”在当天夜里，他们又详商良久，决定由孙亲往与胡景翼接洽。

胡景翼在青年时期就参加了同盟会，与孙中山先生早有直接关系，辛亥革命时期曾起义于陕西耀州。在日本留学时，胡受孙中山先生的鼓励和督促而回国进行革命活动，护法之役，在三原宣布独立。冯任陕西督军，胡曾写信对冯表示，“只要你能带着我们救国卫民，任何办法都乐意接受”。冯感其诚意，乃将其所带之靖国军改编为陕军第一师。胡因敬佩冯之为人，与冯交谊日笃。胡常对人说：“我们的军队多是各方收集来的，纪律不好，在未经严加训练以前，不急于补充过多的枪械。”在政变前，胡曾派军官二百余人到南苑冯所办的教导团学习，并且把他与苏联洽妥的一批军械转让于冯，处处对冯表示好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胡随冯出潼关援直，及冯调陆军检阅使，胡部即驻防于彰德、顺德一带。吴佩孚拟调胡率部南下攻广东，因胡不愿对南方作战，迟迟不肯开拔，以致引起吴的不满，在饷项给养等问题上多方与胡为难。胡处此困苦的环境中，乃密谋有所举动。适孙岳来与密谈在京和冯会商经过，胡闻之大喜，立即派岳维峻去北京见冯，表示绝对服从冯的命令。冯当即对岳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吴佩孚要打倒异己，对奉战事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们誓死反对。第二，我们须利用形势，相机行事，将来若果成功，必须迎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他是中国唯一的革命领袖，应当竭诚拥护，否则我们就是争权夺利，不是真正的革命。他的建国大纲真是太好了，如果把这个细细地读一遍，才知道真正的民国是怎么回事，真正的革命是怎么回事。第三，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我们既拿定了革命的决心，此后即当严整军纪，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和帮助民众，否则我们决不能成功。”岳表示对这三项意见完全接受，即返回防地向胡复命。数日后，胡

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亲来与冯密谈，表示了与冯合作的决心。至此，冯、胡、孙的三角同盟亦告形成。

冯玉祥等的秘密结合进行得十分严密，甚至冯对部下也还保守秘密。只是有一次冯以试探的口气对邓哲熙说：“看来战事是不可避免的了，各旅长对于目前的局势是怎样看法呢？”邓说：“他们的看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张作霖，我们就没有出路。”冯说：“对，他们的看法完全对！”至于采取怎样的办法以打开当前的局面，他却没有说明。

当时，冯玉祥已感到自己缺乏政治上的人才，而一旦推倒曹、吴，势必要有一班懂得政治的人来收拾这个大局。因此，他除了希望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外，也在留心物色在政治上有资望、有办法而又能与自己合作的人物。这时，北京政府教育总长黄郛与冯过从甚密，冯即告以“不久将有大事发生，届时将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并且一定请你大力赞助”。黄说：“只要你有办法，我一定跟着你干！”又过了些天，冯将要向热河出发的时候，想把他的计划再告知国务总理颜惠庆，争取他一致行动。试探的结果，颜却模棱两可，使冯感到失望。本来他还想争取王正廷的合作，由于和颜谈话不得要领，他感到这些外交家过于圆滑，难于说出真心话，访王之意因亦打消。当时政府中知冯秘密计划的，仅有黄郛一人。

二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奉军分向朝阳、山海关进兵，曹锟急召吴佩孚到京主持对奉作战任务。吴于十七日抵京，十八日北京政府发布了对张作霖的讨伐令，同日，曹贵成吴佩孚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并任命吴为讨逆军总司令。吴当时还在中南海四照堂表演了一幕点将的喜剧。

吴佩孚以讨逆军总司令的身份召集高级将领发布命令，本应

出之于严肃的态度,可是吴却不然,他在这天穿着一套很不像样子的短衫裤,到场后就毫无礼貌地歪坐在桌边,当众宣读了一些不伦不类的声讨张作霖的词儿,接着就点起将来:“我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后方筹备总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之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趋平泉、朝阳;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峰。……”由于吴在事先并没有对整个作战计划加以全面周密的考虑,因之有些单位如海军、空军等都没有布置任务,等到有关负责人员向吴请命的时候,才临时一个一个地增添到命令中去。吴的这些举动,使得不少在场的人暗暗发笑,认为吴竟把这样一件大事完全当作了儿戏(四照堂点将实况详见冯玉祥著的《我的生活》一书)。

冯玉祥所担任的这一路,交通不便,地方贫瘠,不但行军困难,且给养也无法筹措(吴曾下令不设兵站,各军给养完全就地筹措,实际上第一军是有兵站的,第二军虽无兵站,但行经之地尚较富庶,惟独第三军困难最大),越是往北进展,人烟越是稀少,困难也就越多。显然,吴是有意识地借着这次战争把冯部调离京畿,并把这部分力量消耗在荒寒痛苦的长城以外。当时吴却假惺惺地对冯说:“古北口这一路地势险要,攻守不易,非劲旅不足以胜任。”当然,吴的不怀好意,冯是十分清楚的,这就迫使冯对实现倒吴计划下了最后的决心。从这时起,冯就在政治上、军事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接洽和布置。

在军事方面,首先对北京城防布置了内应。在吴佩孚发布命令后,冯即向曹锟建议:“十三师(王怀庆师)开赴前方,北京防务空虚,最好把孙禹行(孙岳)的十五混成旅调来拱卫首都。”曹以冯如此关心首都治安,就很高兴地同意了冯的建议,立即调孙岳率部来京,任以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孙在一次集会的场合遇到冯,对冯耳语:“你特意把我搬来,是不是要我给你们开城门?”冯则报之以会心的一笑。

这时，奉军向朝阳进攻的一路首先与直军接触，朝阳守军以事先毫无戒备，仓猝应战，即陷于不利的地步。接着，山海关方面的战事亦日趋激烈。从整个形势看，奉军不但在兵力上占优势，而且在战略上也抢了“先着”。冯用兵向主兵贵神速，先发制人，可是这次他却采取了延宕的办法。他在九月十八日被任为第三军总司令，一直拖到二十一日，他的先头部队才开始出发。冯将其所部分为数个梯队，先头部队为张之江旅，次为宋哲元旅，次为刘郁芬旅，次为李鸣钟旅，最后为鹿钟麟旅，至二十四日始开拔完竣，另以步兵一营留守北京城内的旗檀寺，派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理后方一切事务。在这以前，曾由河南招募新兵万人，分编为三个补充旅，以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借口留在后方训练，并未开拔。一切布置妥当后，冯始向怀柔出发。开拔各部，每日行军路程只二三十里，全不像开赴前线作战的样子。冯的司令部移动得也很慢，九月二十四日从北京南苑出发，当日到怀柔，二十八日到密云，十月一日才到达古北口。冯到古北口之后，以筹措给养为名，便又停留下来。他一方面督饬沿途各县加紧修筑公路，预作班师回京的准备，一方面令鹿钟麟每日朝着北京的方向练习行军，或五十里折回，或六十里折回，有时是徒手，有时又是全副武装，并且一边走着一边在路旁演习，有时刚刚支起帐篷准备露营，忽又收拾起来赶回驻地。这样做的用意是，不仅训练部队做好急行军的准备，而且使沿途居民对其行军动作习为常见，不至使尔后班师引起外间的注意。

胡景翼被任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后，即将军队集结在通州待命。吴佩孚令胡率部由喜峰口进军热河应援王庆怀，冯则派刘治洲、田雄飞等与胡密商，决定暂缓开拔，以待战局的变化。

冯玉祥在古北口的时期内，一方面从各地收集作战情况，留心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一方面进行了秘密的政治活动。冯当时考虑到，为着加速吴佩孚在军事上的溃败，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同时他也考虑到，孙中山先生能否北来以及何时北来，

尚不可知,而大局的变化就在目前,且自己又向以军人不干涉政治为标榜,在推倒曹、吴之后,势必要有资望较深的人物出而维持局面。恰好这时段祺瑞的代表找上门来,于是冯与段之间就很自然地取得了联系。

段祺瑞自从直皖战争失败下台后,即寓居天津。他本是一个不甘蛰伏的政治野心家,遇到时局动荡不安的时候,就会寻找机会,以图再起。段知冯与吴素有芥蒂,直奉战争爆发后,就派遣他的亲信贾德耀(与冯曾同在第七师任旅长)到古北口与冯送来一封亲笔信,大意是不赞成内战,并希望冯对贿选政府有以自处。这封信既有着试探的性质,也有着鼓励的意思。冯接信后,曾与贾进行数度密谈,最后冯向贾表示,俟计划实现后,将请段祺瑞、张绍曾等有重望的人物出来维持大局,并请贾德耀偕同田雄飞赴津见段征求意见,同时往访张绍曾表示推重之意。数日后段派宋子扬向冯表示同意合作,惟张绍曾则因与曹、吴关系甚深,而与段又向有抵触,故对此表示消极。接着冯又派刘之龙与段接洽合作办法,段谓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郑士琦已接洽妥当,届时定能采取一致行动。

在与段取得联系的同时,冯玉祥和张作霖也取得了谅解。冯的部下张树声与张作霖的驻京办事人员马炳南为夙识,张得到冯的同意,即陪同马炳南至古北口见冯。马说:“只要推翻了曹、吴,奉方的目的即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冯也坦白地对马表示:“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有所接洽,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翻曹、吴是不成问题的。”并说:“将来事成之后,拟请孙中山先生来主持大计,这一条你们是不是赞成?”马答以“完全不成问题,一切听你的主张,我们没有不赞成的”。冯又重复地说:“一是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二是你们的队伍不进关,只此两条就成,希望赶快回去转达此意,切勿食言,现在是怎样商定的,将来就怎样实行。我这里已经布置妥当,不久就有主和息争的通电发出。”马亦向冯表示,希望冯部在热河方面的

军事行动从缓,以便奉方抽出兵力加强山海关方面的主攻力量。冯亦同意了他的要求。

吴佩孚对于冯的秘密活动虽毫无所闻,但他对冯并不是没有戒心的。他为了监视冯的行动,加派副总司令王承斌指挥二、三两路的军事,并督促冯部迅速向赤峰方面前进。冯知道王承斌因吴佩孚解除他的第二十三师师长兼职,早已心怀怨望,所以王到古北口与冯会面时,冯为了争取他的合作,即将秘密计划完全告知与王。王对冯的主张表示同情,但不愿与冯采取一致的行动,同时也声明决不将冯的秘密泄露给吴佩孚,仅只取得了相互之间的谅解而已。王承斌在古北口停留二日即转赴承德。吴佩孚除了授意王承斌监视冯的行动外,还密嘱胡景翼对冯予以注意,如果冯有异动,可就近解决之。胡将此事密告与冯,并盼冯提高警惕。吴对冯的防范,不但未起丝毫作用,反而益加坚定了冯的决心。

十月十一日,冯玉祥由古北口进驻滦平。这时直军彭寿莘的第一路正面,因遭遇到奉军的精锐部队,屡战不利,于十月七日被迫放弃九门口,山海关形势十分危急,吴佩孚乃于十二日离京亲赴前线督战。在喜峰口、平泉方面,王怀庆的第二路,一经与奉军接触,即溃不成军(王怀庆的第十三师原是直隶巡防营的底子,官兵腐败不堪,而且空额极多,王又不认真训练,故毫无战斗力),经吴令催胡景翼部驰往增援,始得相持于长城以北之线。而冯玉祥的第三路,因进军迟缓,始终未与奉军发生接触。特别是冯、张取得谅解之后,奉军即将其进攻赤峰方面的兵力抽出大部转移到山海关方面作战,从而加重了对直军第一路的压力,因此整个战局已使直军日益陷于不利的地步。

冯玉祥从北京出发前,即已布置蒋鸿遇向总统府及有关方面搜集关于吴佩孚的行动和前方战事的情报随时向冯报告。在得到直军放弃九门口和吴佩孚亲往前线督师的消息时,冯即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吴在军事上已到了崩溃的前夕,实现班师回京

的时机已经成熟,随即派参谋长刘骥持亲笔函回京与胡景翼、孙岳两部联系。刘与胡部岳维峻、邓宝珊及孙部何遂会于通州,告以冯决定即日班师回京,请他们早作准备。冯与胡、孙两部联系妥当之后,为了慎重从事,又给吴发了一个电报,一方面报告先头部队已抵承德以及沿途筹措给养的困难情形,一方面也探询了山海关方面的战况。旋接张方严(吴的参谋长)电,大意为“此间形势紧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并催促冯部迅速前进,且有“大局转危为安,在此一举”之语。接着蒋鸿遇亦电冯报告:“前方战事紧急,吴已将长辛店、丰台一带所驻之第三师(吴的精锐部队)悉数调往前方增援。”冯根据这些情况,断定时机已至,不容再缓,乃于十月十九日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举行紧急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前,冯尚未宣布过他的秘密计划,但是他的将领和幕僚从这次行军的种种布置中,早已猜透了冯的心事。在会议开始时,冯对他的部下说:“你们大家跟我这多年,历尽了艰难困苦,国家闹到这个样子,我真不知道会把你们带到什么道路上去。”鹿钟麟起立说:“我们大家患难相从,甘苦与共,原不是为了你我个人私利,既然是为了救国救民,我们一定永远跟着你干,任何危难,在所不计。”

鹿钟麟表明态度后,冯玉祥才正式宣布了班师回京、推倒曹吴的计划,各将领一致拥护冯的主张,于是对于班师回京的步骤和办法进行了缜密周到的讨论和布置。接着,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也由平泉赶到,并参加了会议。计议既定,冯即发布命令,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入城;命李鸣钟率兵一旅急趋长辛店,以截断京汉、京奉两路的联络线;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立即出动,限期回京;通知胡景翼将开赴喜峰口方面的部队迅速撤回通州,以防阻吴军的回击;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以防发生意外;同时,下令封锁京热大道,遇有从热河去北京的人一律予以扣留,以防走漏班师回京的消息。北京宪兵司令兼

前敌执法车庆云,是吴佩孚派驻承德专为监视冯军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为了防止他的破坏活动,冯乃命张之江派兵将其暂时扣留。

一切准备就绪后,十月二十一日开始行动,各部皆以最快速的行军向北京进发。先头部队的营幕和炊具均留置沿途不动,以便后续部队到达时缩短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因此,数万之众,一路行来,真如流水一般,不但行军迅速,而且对沿途居民毫无惊扰,先头部队鹿钟麟部于二十二日即到达北苑,各部行程一般都达到一昼夜二百里左右,创造了步兵行军的空前速度。

冯本人亲率刘郁芬旅于二十一日回至密云,对进入北京的种种措施又进行了严密的布置。二十二日行抵高丽营,黄郛由北京赶来相会,共商政府过渡时期办法,商定由黄负责组织摄政内阁,并对迎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的问题进行了筹划,冯并将预先拟就的主和通电请黄作了修改,谈至深夜十二时,黄即赶回北京进行组阁准备。

鹿钟麟到达北苑与蒋鸿遇等会商后,即对各部分配了工作任务。先派兵一团以接运给养为名,押大车数百辆鱼贯入城,所有武器皆掩蔽在大车之内;进入北京之后,先到旂檀寺留守处集合,至夜十二时,即分别占领了电报局、电话局和车站等交通、通讯机构。鹿钟麟率部于夜十二时行抵安定门,孙岳因已于事先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鹿走在队伍的前面,每到一定的地点,鹿即派出一支队伍,并告以行动时间和任务。鹿由北向南一段一段地前进,队伍也一支一支地向四下里分散,一直走到天安门前,鹿即将司令部设于太庙(即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这时,全城的防务已经很快地布置妥当,城内各重要交通路口均用大车加以封锁,将总统府及有关机关的电话线完全切断,总统府卫队由孙岳派兵包围,接洽缴械,另由鹿派兵一营守卫总统府。从这天起,曹锟即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楼内,不准其与外间接触。

冯玉祥这次举行行政变,因计划周密,行动迅速,故能于一夜之间,不放一枪,不耗一弹,就在夜幕沉沉、鸡犬不惊的情况下完成

了监视贿选总统和控制整个北京城的任务。在这个宁静的深夜中，像这样一件非常的举动，不但居民毫无知觉，就是曹锟和政府负责人也都还在梦中，直至第二天清晨，城内居民看到通衢要道遍布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的士兵，才知道发生了重大的事变。当时在街谈巷议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冯玉祥用兵神速，真称得起飞将军自天而下。”

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期，因请领经费、军械等遭到财政总长王克敏、公府收支处长李彦青等的多方刁难，对他们早已恨之入骨。特别是在一次请领军械的问题上，虽有曹锟亲笔批示，他们依然拒不发给，经蒋鸿遇向冯建议送给了李彦青十万元的巨款，始将枪炮弹药领到。所以冯这次回到北京之后，立即命鹿钟麟派员逮捕王克敏、李彦青；王克敏以事先闻风逃匿，得以漏网，仅将李彦青逮捕枪决。除王、李二人外，冯还计划将曹锐请来，叫他“报效”一笔军费，因曹在直隶省长任内搜刮了巨量的财富，冯对这些人是非常痛恨的，常常骂之为害民贼，只是对他们奈何不得，今既落在自己手掌之内，自然不能任其逍遥事外。这时，曹锐正和曹锟同住在中南海内，在李彦青被捕之后过了几天，即被传至旗檀寺。万没有料到这个“舍命不舍财”的曹锐竟在事先吞服了大量鸦片，传到之后不久，即毒发身死。

三

冯玉祥于二十三日到达北苑，当即发出由他领衔的主和通电（全文见附录一），同时发布了安民布告；随即向曹锟提出二事：一、下令停战；二、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二十四日，颜惠庆内阁通过决议，发表了四道命令：一、停战；二、撤销讨逆军总司令部；三、解除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及第三师师长等职；四、任命吴佩孚为青海垦务督办。二十五日，冯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出席者为胡景翼、孙岳、王承斌、黄郛、王瑚、贾德耀及冯、胡、孙各部